

| 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



追踪 黑白金丝猴

Zhuizong Heibaijinsihou

刘先平 / 著

比答案更重要的是追寻的勇气

白马雪山上，枝叶间闪出一个毛茸茸的身影……



云南出版集团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晨光出版社
MORNING STAR PUBLISHING HOUSE

追踪 黑白 金丝 猴

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刘先平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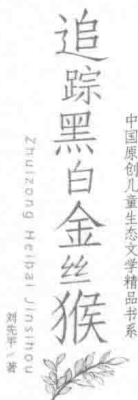
追踪黑白金丝猴 / 刘先平著. —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6.6

(青青望天树·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ISBN 978-7-5414-7721-8

I. ①追… II. ①刘…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0912 号



作 者	刘先平			
插 画	刘 洋			
项目策划	胡 平	李云华	杨蔚婷	程舟行
责任编辑	杨蔚婷			
项目编辑	许 磊			
丛书顾问	吴 然			
美术编辑	汪建军			
装帧设计	木 木	袁 芳		
内文设计	邓国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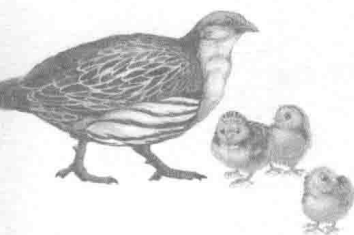
出 品 人	胡 平 安洪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4-7721-8
开 本	145mm×210mm 32 开
印 张	6.5
字 数	103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退换声明: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销售部门 (010-88356856) 联系退换。



神奇的黄河源	1
风云突变	2
长江源：一年365天中竟有350天的风雪	6
柳暗花明	9
高原猎鼠	14
夜宿玛多	20
黄河源之一：畅饮鄂陵湖	27
黄河源之二：遭到鸥鸟发射的导弹	33
黄河源之三：牛头碑	37
黄河源之四：从鄂陵湖流出的水才叫黄河	42

追踪黑白金丝猴	47
峡谷奇观	60
穿越怒江大峡谷——怒江大峡谷探险之一	60
瑞香盛开在普拉河谷——怒江大峡谷探险之二	71
巍巍秃杉王——怒江大峡谷探险之三	82
高黎贡山女神——怒江大峡谷探险之四	95
熊追麝	108
西藏有美丽惊人的森林	108
巍巍巨柏	111





山鼠展开了凌厉的攻击	114
白马鸡挺出温柔一剑	116
是谁遭到偷袭	123
喜马拉雅雄麝惊险一跳	126
喜马拉雅雄麝的绝技	131
神奇的生物圈	138
蘑菇圆舞曲	146
仙果蟠桃	147

雪白、山红、水红	151
雪鸡所爱	155
天外来客蘑菇王	162
充满玄机的蘑菇圈	165
是冰山来客?	171
蘑菇圆舞曲	175

刘先平40年大自然考察、探险主要经历	176
---------------------------	------------



神奇的黄河源

水是生命的源泉。江河之源是民族之源和文化之源。

经过一年的准备，我们已定于7月再去朝拜三江源。然后由青海沿着金沙江进入横断山脉，直达云南玉龙雪山和高黎贡山。

书房里简直成了百货站：400筒胶卷、各种电池、录像磁带、登山鞋、睡袋、羽绒服、常用药品、照相机、摄像



机……李老师按清单读，我一件件装袋。最后过磅，天哪，竟然有八十多千克。这样的行装对我们说来，负担太沉重了。于是决心“减肥”。但如所有的“减肥”一样，成效不大，因为以去年的经验，似乎哪样也少不了……

我们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踏上了朝圣之路。

风云突变

从西宁机场出来，见到了举着牌子接站的小王。他一见我们这么多的行李，很惊讶。李老师说这是去年来探路的经验，除了帐篷未带，其他野外生存的装备只要想到的都带了。

小王三十多岁，中等身材，办事很精干。听了李老师的话，他又将我们上下打量了一番，像是在审视行李和人之间的关系。

在进城的车上，小王说，现在正是雨季，通往三江源的道路太差，经常有塌方、滑坡、泥石流……有的路段还正在维修……这位小王是朋友介绍的，只在电话上联系过几次，头次见面。

我以为他是在尽介绍的义务，因而只是以微笑回答。

但他又滔滔不绝地说起，那里多是海拔 4500 米到 5000 米

的地方，空气稀薄，是生命禁区。从内地来的人，很难适应高原反应。某电视台摄制组几个棒小伙子，在巴颜喀拉山口，有人鼻血如喷泉涌出，吓得立即下山。另一摄制组在黄河源，车陷进沼泽地出不来，差点出了人命……

我仍然面带微笑点点头，算是答谢他的好意。

他一脸迷茫，对我眨巴眨巴眼睛，似乎是下了决心，问：“你们两位吃得消吗？”

李老师说：“去年来时，我们特意在海拔四千多米的日月山爬山、考察、拍摄，前后有两三个小时，基本上没什么反应。在贵州爬梵净山时，八千级台阶，都说我们上不去，硬是要来了滑杆。可我们还是一步步走上去了。向导比我们小儿子还要小，刚毕业的大学生，他都走垮了。我比刘老师还早到一刻钟哩！”

他的眼瞪得已成核桃了。车中陷入沉默。路边成排的行道树，预示已快进城了，他突然深深地叹了口气：“唉！车太紧张了，北京去三江源的考察队还没回来，要了一个车队。你们要去三江源，没车可不行啊！”

这声叹息，激得我全身一凛：“怎么？车有问题？”

他连忙说：“别急，别急。住下来再商量。”



何止于急呢？我像一下掉进了冰窖。为了这次探险，准备了整整一年啊！目前主要是千方百计解决交通工具问题。没车辆，确实寸步难行！

之前为解决车辆问题，朋友们出谋划策给了很多主意。一位好友给青海的某部门主管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帮助解决。不久，好消息传来，说是没问题，来吧！于是，我赶紧将探险计划寄了过去。得到确认，连忙进行其他各项准备工作，连睡袋也是朋友帮助定制的（因我身材长）。青海的朋友指定了小王和我具体联系。

一星期前订机票时，我与小王联系，他说一切都已安排妥当。直到昨天电话中，小王还是很热情地说，在机场等我。怎么还未超过 24 小时，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如果昨天有突发情况，我们还是可以延期再来的。

我的连珠炮似的诘问，小王当然招架不了，也无法回答。心急火燎，也只有等见到那位主管的朋友再说了。

住下之后，小王却一直不提和那位朋友见面的事，太奇怪了。我提出去拜访，小王解释，领导很忙，汇报后，再定见面的时间。

第二天，我和李老师在焦急中等待，但直到晚上也毫无消

息。不巧得很，另一位朋友老郑也出差在外，我们连了解一点情况都无从下手。

显然，是车辆没有落实，那位朋友在回避。其实，他如能将真实情况告知，也没有什么，因为他对我们没有任何义务。

晚上，去年送我们去孟达的司机小石来了。相见的欢乐，扫荡了郁闷一天的心情。我们主要是向他了解将跋涉的路途，以及租车的情况等等。

小石在叙事方面有着特殊的才能，在娓娓相谈中，回忆了他从三江源（黄河、澜沧江、长江源头区）出发，然后折回到玉树，到四川的石渠，进入横断山脉沿着金沙江，到云南中甸……一路的奇闻趣事。他将玛尼沟、竹庆寺、康巴汉子……一路风尘，一路五光十色，都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更激起了我对探险的渴望。想起目前进退维谷的处境，真是焦急万分。

向他打听租车的情况。他说：“有旅游公司，但这条路线太艰难，充满危险，没有优秀的司机和车况好的车，谁也不敢跑。费用高，明码标价是4元每公里，还要加回程时放空费（每公里2元）。司机的住宿费、停车费等等，数字相当惊人……”

夜里，我们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要他再准备几万元，等我



们需要时立即电汇。

小王那边没有任何消息，我的手机一直开着。电话传呼都联系不上……

在焦急中坚持。

长江源：一年365天中竟有350天的风雪

早上起来，仍无小王的消息。我们决定去高原生物研究所。

研究所的苏教授很年轻，三十多岁。刚见面时还有些许的腼腆，但谈到他的专业时，语言却生动有趣。

他介绍了高原动物在适应干旱、贫瘠环境时的特殊本领，特别是在抗缺氧方面的生理特征。他主要研究鼠类。高原草场上居然生活着鼠兔、鼢鼠、黄鼠、跳鼠、田鼠、麝鼠……这么一个庞大的家族。

正是过度放牧使草场退化，引发了鼠害。如果草长高了，不少的鼠类就无法进入草场。而鼠害又加速了沙漠化的进程。长期使用化学药物灭鼠，非但使鼠类有了抗药性，残留药物更是污染了环境，生态更趋恶化，畜牧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且鼠类还是鼠疫和很多疾病的传播者。

苏教授的研究方向，是在总体经济发展框架中用生态学的方法控制鼠类。

首先是改变畜牧业的经营方式，划出一部分牧场面积种植高产牧草，减少牛羊对草场的践踏，逐渐建设或恢复良好的生态。

西部地区生态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就可能是毁灭性的，需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在标本室内，看到那么多的鼠类标本，真是触目惊心！

乍见黄教授，他那温厚儒雅的气质，使你绝对难以想到他是三江源的探险者。他谈起三江源的种种神奇，又绝对是在书本中难以找到的：

“巴颜喀拉山北麓，有座各姿各雅山，海拔 4800 米的山下有口泉眼；泉水漫溢，形成大片沼泽；沼泽沮水细流，形成大河。这就是黄河的最初水流。也有一说是三口泉眼形成。

“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的深处，那里有四十多座海拔 6000 米以上的大雪山，有几百条浩荡的冰川，冰塔瑰丽，冰舌晶莹。其中海拔 6621 米的各拉丹东的溶水，形成了沱沱河——长江的源头。沱沱河沿边据气象资料显示，多年平均降雪期从 8 月 16 日开始，直到第二年的 8 月 1 日才结束，长达 350 天。一年 365 天中，只有 15 天是无雪的天气。那真是一个冰雪的童话世



界，比南北极的降雪期还要长，是第三极地的奇观。

“大风也是特点之一。沱沱河沿岸每年有一百多天刮八级以上的大风，飞沙走石，遮天盖日，更有沙暴滚滚。

“就是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却是野生动物王国。几百只成群的藏羚羊、野驴、黄羊，围着我们的帐篷转。在野外考察时，常能和棕熊不期而遇。

“沱沱河渔产丰富，用盒都可捞到鱼。

“你无法不感叹生命的壮美，生命的顽强，生命的伟大！

“但只有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那里的生态却有了巨大的变化！十年之间，气温上升了0.8摄氏度，地下冻土溶解层加深，地下水位下降。尤其是过度放牧，使植被严重退化。那里原只有几户人家，猛然之间增加到了几百户。脆弱的生态负承不了重荷。沱沱河水每年减少，现在只有七八十年代三分之一的流量。

“非法采金、采水晶，对植被的破坏也是毁灭性的。

“偷猎藏羚羊的事件屡屡发生，偷猎者们有良好的装备，常常是一次要猎杀几百只藏羚羊！”

黄教授低沉的语调，犹如沉雷，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久久回荡。后来，我们在青藏高原每迈一步，都回荡着这种震撼。直到今天，黄教授的话仍如警钟时时在心头响起，激励着我们为保护地球而奋斗。

——小王像是失踪了，没有任何消息。李老师建议与北京的朋友联系一次，我想没这个必要了。

青海的朋友负责着相当大的一个单位，如不是碰到难以预料的困难，目前这种状况，大约也不是他愿意见到的。不和我们见面，也可以理解了。

我们抓紧时间跑了几家大的旅行社，情况正如小石所说。是打道回府，还是一往无前？难道就这样把一年等待的时间白费？何况每年的计划都安排得很紧。结论是无论如何也要成行。

李老师和我们互相安慰，消除在心头涌动的烦躁和焦急，并决定明天做出最后的选择。

晚上小石来了，另一位朋友小何也来了。他们再次详细地介绍了我们所选路线的种种情况，对我们目前的困境都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但却给了我们信心，坚定了一往无前的决心。因为在相谈中，我着重了解了可能碰到的最危险、最困难的情况，心里多少有点底。

夜里十点多钟，小王突然来电话了。

他说，车子有了着落，但建议我们改变路线——从黄河源至通天河、玉树，然后回到西宁。



但三江源呢？

看样子，只能去黄河源。这个季节开车进入格拉丹东太危险了。万一碰到车抛锚，那就死定了。

原计划的从青海去四川呢？

看样子是不可能了。

这个建议实际上只比取消这次计划稍微好一点。

我当然不能同意。但说得很婉转，并希望他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他当然无法说。最后，我告诉他，我们已去了几家旅行社，不准备再等下去了。如果他对旅行社比较了解，可向我们推荐一家可信的。

小王连忙说：“别急，别急，我再向领导汇报。”

十一点钟，小王又来电话，说是还有个方案：“格拉丹东是绝对去不了了，但车可把你们送到囊谦，再请那里的朋友送你们去澜沧江源。从囊谦至西藏，由昌都进入横断山脉，直至云南丽江。”

“西藏那边怎么办？”

“我们领导正在和那边的朋友联系。”

“我们等你的消息。”

朝拜三江源，再进入横断山脉，这是我多年的梦想。

莽莽昆仑由西向东奔驰，可到了藏、川、滇境内竟然矗立起数座南北向的大山，这是古南大陆向北推进与古北大板块碰撞的结果。造山运动使喜马拉雅山上升，云贵高原上升，以致造成了复杂而多样的地形，构筑了无数的隔离带，成了两大陆生物交汇地带，成了众多古生物的避难所，产生了各种变异物种或新种。

横断山脉是最为神秘的区域，长江、黄河、澜沧江诞生于青藏高原，却成长于横断山脉。在世界上，它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之一，养育了十多个少数民族，繁荣了灿烂的多民族文化的多民族文化。

如果说只去三江源朝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未能去横断山脉探索，那只能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

我们原计划是先去三江源，再到玉树，由玉树到四川的石渠，进入横断山脉，再沿金沙江至云南的丽江。这个计划曾得到了小王领导的确认。

放下电话后，我和李老师揣摩起小王的电话。突然，感到有些对不起那位领导，太使他为难了。

小王突然来了，在这样晚的时候……他几次要开口，但却始终没有把话说出来，气氛太沉闷。



还是轻松些比较好，我就说起这几年的探险生活：为了探寻华南虎的踪迹，滂沱大雨中攀登油婆记山；大雪天追踪“野人”时，从山上跌了下来；为猴王照相，两次受到袭击；在川西攀崖时，毒蛇从手背上游过……

“刘老师，李老师，你们俩总有五十多岁了吧……”

“哈哈！真得感谢你，我们都六十多岁了！”李老师给逗乐了。

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们，天真得像我们家的小二子。

“难以置信，探险使你们永远年轻，你们才是真正的探险家。在机场接你们时，那行李就说明不是来旅游的，我明白了。刘老师，别急，等我的消息吧！”

早饭后，在去旅行社的路上，手机响了：

“刘老师，你在哪里……改从西藏进入横断山脉，好不好？”是小王的声音。

“你说得详细一点。”

“这里的车把你送到黄河源、玉树、囊谦就回来。你们从那里到西藏，再由他们送你们去云南的德钦。”

他见我沉吟不语，忙说：“抱歉，抱歉。忘了说，我们领导已找了西藏的朋友，那边的问题不大。”